

张
艺
谋

电
影
作
品

英雄

The Making of HERO



制
作
全
纪
录



张
艺
谋

电
影
作
品

英雄

制
作
全
纪
录



鸣谢

江志强

张艺谋

王斌

李冯

杜可风
(Chris Doyle)
谭盾

程小东

和田惠美
(Emi Wada)

潘国瑜
(Ellen Poon)

张震燕

马文华

葛天慧

霍廷霄

周伟

黄宝荣

刘杰

徐斌

安乐影片有限公司

张艺谋工作室

特别鸣谢

杨秀芳

策划·编辑 江风

文稿·访问 林锦波 马朋空

美术设计 李锦辉

本书所载一切相片、服装设计草图、

故事草图、剧本版权均属于

©2002 Elite Group Enterprises Inc. 所有

书中部分资料取自 "HERO Defined", a Studio Strada

Production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Stanley J. Orzel

Produced by Maria Lo Orzel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6-2002-26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制作全记录/江风编著.-沈阳: 辽宁
教育出版社, 2003.1

ISBN 7-5382-6571-6

I. 英… II. 江… III. 电影—简介—中国IV.
J 9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
107762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
公司授权, 辽宁教育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
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
何部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策划人	林载爵 俞晓群
责任编辑	许苏葵 杨军梅 吴璇
技术编辑	袁启江 代剑萍
责任校对	刘璘
出版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印刷	辽宁美术印刷厂
版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张	11.5
定价	33.00元

发行电话 024-23284517 024-23284515

024-23284510 024-23284438

邮购热线 024-23284435 (辽宁爱书人俱乐部)

辽宁教育出版社网址 <http://www.ljep.com.cn>

联经出版公司网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侠客行》·李白

赵客缟胡纈 吴钩霜雪明
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留行
闲过信陵饮 脱剑膝前横
三杯吐然诺 五岳倒为轻
救赵挥金槌 邯郸先震惊
纵死侠骨香 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 白首太玄经

银鞍照白马 飒沓如流星
事了拂衣去 深藏身与名
将炙啖朱亥 持觞劝侯嬴
眼花耳热后 意气素霓生
深藏身与名 持觞劝侯嬴
眼花耳热后 意气素霓生





目 录

引言

张艺谋细说英雄人间

武侠世界

三个版本

走向国际

四分天下

武者心魂

法度森严

英雄之美

人物造型

无名 残剑 飞雪

秦王 如月 长空

美一和田惠美

拍摄纪录

前期筹备

厉兵秣马—前期阶段工作计划

拍摄日志

敦煌

乐—谭盾

胡杨林

武—程小东

九寨沟

CG—潘国瑜

横店

影—杜可风

演员及工作人员、单位名单

分场剧本草图(Story Board)

的和田惠美，飘来一束电邮，染了片片彩云。身在旧金山的潘国瑜，看了旧金山巨人棒球队输球后，仍兴致勃勃地畅谈在虚拟空间绘画出秦军箭瀑的暴烈。

听他们说《英雄》，有说不尽的艰辛困难，一道道来，却又充满激扬的意趣。本书用图片和文字记叙他们非凡的故事，或许不能描尽《英雄》的全景，假如能够把《英雄》的理念、气质、精神传达给读者，也算是一番平凡的成就。

于此，谨将本书献给《英雄》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志他们非凡的伟业。

·
風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

引言

『草之精秀者为英，鲁之拔群者为雄。』——《人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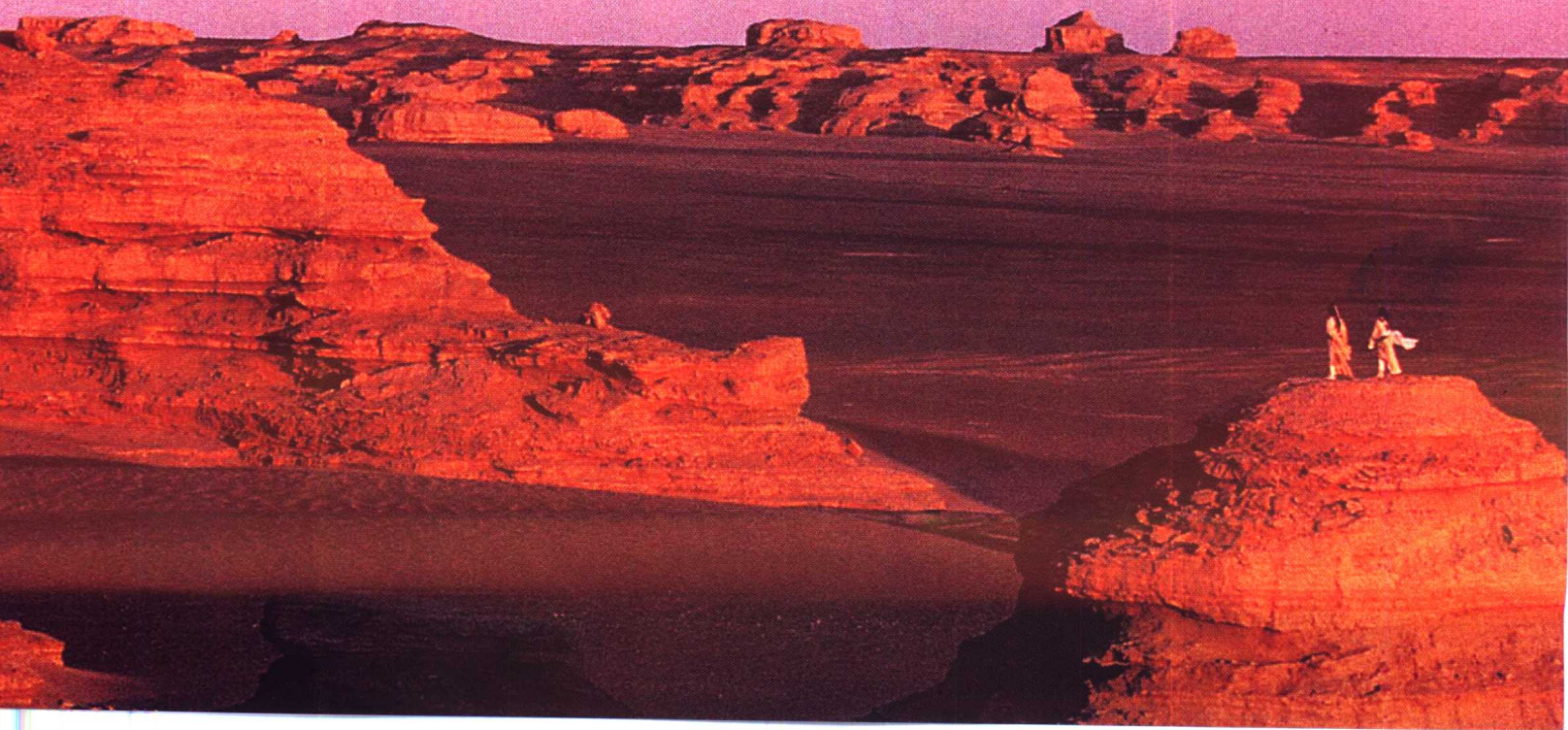
《英雄》的故事诉说一群非凡的人行非凡之义。

《英雄》的制作是一群非凡的电影人在精秀的灵秀水中拍摄一个拔群的英雄故事。

《英雄》制作全纪录希望把这个非凡的制作过程完整地记录下来。

为此，我们到北京访问了张艺谋，谈他藏于心底多年的英雄梦；问编剧王斌、李冯创作《英雄》剧本的曲折；听制片主任张震燕和一班兄弟细说在戈壁大漠悠悠天地间奋战，为了拍好《英雄》。

在香港的咖啡室中，杜可风和我们笑谈沙漠的可爱，如何令人精神抖擞，像是换了一个新人。程小东在录音间比手画脚，把张曼玉、章子怡在胡杨林与黄叶金风争妍斗丽说得真切动人。客旅上海的谭盾，晚上十一时多回家后，犹自兴奋地讲述《英雄》的乐章，从电话中把日本鼓童悲壮的鼓声隆隆地传到香港这一边。远在日本





英雄

张艺谋细说

人间

“每个导演心底里都想拍一部武侠片，拍武侠片是我多年来的梦想。”

张艺谋

很难想像一直以拍艺术片扬名的张艺谋会去拍一部动作武侠片，还选用当今华人影坛最强的阵容，四位国际巨星，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和章子怡，一同为张艺谋这部超级大制作武侠片《英雄》开拓中国武侠电影的全新境界。按照张艺谋所讲，《英雄》这部电影早在一九九八年已经开始构思。其时李安的《卧虎藏龙》还未面世，张艺谋已经与老拍档——编剧王斌谈这部武侠片，“我从小就喜欢看武侠片和武侠小说，只是很少跟外面说，所以你会觉得奇怪。”开始时，张艺谋原本想拿一部小说来改编，这也是他的一贯做法。王斌从《菊豆》开始跟他合作以来，都是从小说改编开始，而这一次王斌更找来对中国历史颇有研究的李冯夹一起谈。据王斌忆述，最早张艺谋说要拍武侠片，是因为那时候成龙有意与张艺谋合作，想拍一部古装武侠片，因此他们就开始构思这个故事，“我爱好古龙和温瑞安的小说，特别是古龙后期的小说，喜欢那种感觉。”想不到这位当代中国艺术电影大师，会是古龙小说迷，亦因此，《英雄》最早是从古龙小说《七杀手》开始。他们尝试可不可以改编这部小说，如果可以的话，才去谈版权。这也跟过往张艺谋改编小说的做法有点不同，通常他都会跟原著小说的作者一起谈剧本，可是这一次并不可能。最后，王斌和李冯写了几稿后，都觉得不满意，加上小说的题旨与张艺谋想拍的电影颇有距离，而在三人谈的时候，早已从小说以外，发展了很多很多东西，最后张艺谋下定决心要原创一个武侠故事出来，作一次大胆的尝试，王斌和李冯亦从这个方向开始构思《英雄》的雏形。





释武侠、刺客

中国古代并无“武侠”一词,《韩非子·五蠹篇》说“侠以武犯禁”,专指以武力干犯王法的游侠,从统治者的角度看,都是亡命之徒。但司马迁所说的游侠则是救危扶难的仁者、义者。至于“武侠”一词,则是十九世纪末由日本传到中国的。至于“刺客”,行为、精神都近似侠客,但多以报恩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如《史记·刺客列传》所记的荆轲、聂政等刺客。

《鹰爪王》

张艺谋自述在60年代看了第一本武侠小说《鹰爪王》,这是三四十年代武侠小说一派宗师郑证因的代表作,是技击派武侠小说的经典,全书百多万言。故事讲“鹰爪王”王道隆与江湖帮派的恩怨情仇,情节波澜起伏,绵密曲折:武打场面奇招迭出,激越火热。

“如果武侠片没有了侠义,就不好看,不过瘾。”

“当我们把剧本搞出来时,李安的《卧虎藏龙》拍出来了,我觉得李安拍得很不错,不是我们看惯的传统武侠片,很有李安的风格,有一种惆怅的感觉。”虽然张艺谋如此赞赏《卧虎藏龙》,却令张艺谋对《英雄》这部作品有了犹豫,他不想人家觉得他跟风。可是,王斌和李冯却感到《英雄》已经搞了这么长的一段日子,不应该因为《卧虎藏龙》的出现而受影响。“武侠是一个想像的世界,这跟拍现实的故事不同,不管怎样,那些故事都比较世俗,比较现实。”张艺谋一开始就被武侠世界的天马行空、富于想像的空间吸引着,“王斌跟我讲,我早就应该拍武侠片,他看我谈这个故事的时候,比以前的电影都更兴奋,灵感特别多。”这也真是,张艺谋一讲起武侠,兴致就来,“我读李白的诗《侠客行》的时候,就觉得李白讲的侠讲得真好,他讲的一定是秦汉的侠,我们翻查过历史,侠只在秦汉时期才有,唐以后就没有了,只有土匪,到了明清才又出现,所以我们讲的侠,两千年来都是想像出来的,哈哈,我们自己都有想像中的侠,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张艺谋觉得武侠片这个类型能够历久不衰,正因为它的想像空间太大,不管我们时代如何转变,武侠的世界仍有无限发展的空间。

武侠世界



意念



三个版本

“最初我们想过，画面颜色、拍摄手法、演员演绎、动作场面都有不同……”

“武侠世界里面，是由一个侠来支撑的，就是一个人，他如何去征服男人，如何去征服女人，大部分的故事都离不开这个东西，所以我就要突出这方面，要更看重侠。”《英雄》的故事便是在这个题旨下发展出来的。“一开始导演就定下重侠的概念。”李冯说。初创时期，他们已经定下行刺秦王的蓝本，在片中秦王的形象比以前的影片所拍的较为正面，“这一开始就已经定案，虽然秦王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又残酷不仁，又焚书坑儒，但他对中国的贡献很大。”王斌解释。影片的结构令人想起黑泽明的经典名作《罗生门》，“我们看过很多小说，也试过改编，有太多东西，后来我们定下三个版本来处理，希望把想过的东西可以放进去。”三个版本的方案定出来后，张艺谋已经想过如何去分别出来，“最初我们想过，画面颜色、拍摄手法、演员演绎、动作场面都有不同，可是后来我们只能做到画面颜色不同，拍摄手法和动作指导都很难做到，而演员演绎方面，我跟李连杰、梁朝伟他们谈过，都不可能用不同的演绎方法，因为剧本本身的三个版本都没有太大的分别，这是剧本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放弃了，只留下不同的画面颜色。”



剧本



《英雄》有秦宫七大高手，一出场便枪折刀断，败走长空；古龙的《七杀手》也有七个窝囊的杀手，一出场便死了几个，这是《英雄》和《七杀手》惟一类同之处。

王斌

李冯



“我们看过很多小说，也试过改编，有太多东西，后来我们定下三个版本来处理，希望把想过的东西可以放进去。”



走向国际



市场

“借动作片来扩大中国电影的影响。”

在剧本创作期间，张艺谋仍然继续在拍电影，除了刚在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电影节勇夺三大奖项的《幸福时光》，还导演了舞台剧版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英雄》的剧本完成后，他就想找老板合作，“我一直想起用港台演员，所以一开始我就想找一个香港老板，跟着便想到 Bill Kong (监制江志强的英文名字)。我多年前在香港便跟他的父亲见过面，早就认识他；另外是他制作过《卧虎藏龙》这么成功的作品，所以第一个就找他，到今天我都觉得找他是一个绝对正确的决定，因为在资金，跟演员谈片期和制作流程的安排上，都是由他来搞定，如果没有他，《英雄》根本不能够拍摄成功，还不会有这么大的投资。”

“拍《英雄》对我来说，拍一部武侠片；此外，我借了《卧虎藏龙》的东风，找到 Bill Kong 这位老板，另一方面，我可以不可在□场方面，有好的发展，除了参加了电影节，在文化圈的影响以外，利用类型片影响到更多的观众，讲一些类型片以外的东西，所谓侠义的内容，借动作片来扩大中国电影的影响。”



监制 Bill Kong 是打造《英雄》的铸剑师

四分天下



演员

“《英雄》本身不是一个独角戏，我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四分天下，感谢他们都相信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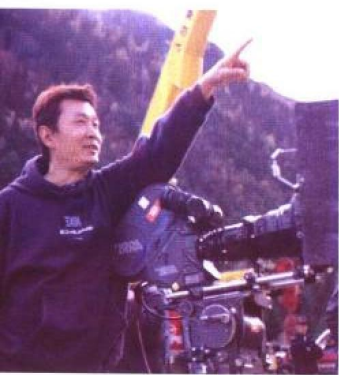
张艺谋拍《英雄》是一次走向国际市场的尝试，“中国电影一直都有一句口号，就是走上世界，可是是怎样的走上世界呢？在艺术电影的层面，各有所长，我们一早已经跟上世界，我们的前辈们早在默片时代已经跟上世界电影，我们大家都早在世界之中；可是，我们在世界电影的市场比重和影响来说，还差很远。”

因为这一片雄心，张艺谋一开始就想找一些有外国经验的制作人来合作，除了老板 Bill Kong 外，演员方面，他一早就想起用李连杰这位在好莱坞打响名堂的动作巨星，跟着就是梁朝伟和张曼玉，“我跟李连杰、梁朝伟和张曼玉都曾经谈过找机会合作，但演员一定要看过剧本才可以决定，这是他们的基本要求，所以我弄好一点剧本才给他们看，他们三位看完后，都愿意合作。其实这很难得，因为《英雄》本身不是一个独角戏，是四分天下，我希望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四分天下，感谢他们都相信我。”在影片筹备的半年时间内，张艺谋经常与三位演员保持联络，他们亦分别到北京的张艺谋工作室，跟导演谈剧本。

其实四位演员当中，李连杰的表现最特别，一方面他饰演的“无名”是影片的重要人物，故事也因他而带出来；《英雄》也比他过往的电影有较多文戏的场面，有机会向大家展示我们少见的演技。



“原来我们的武侠片天下,就只得他们六七个优秀的武术指导撑起来……”



武指撑起武侠片的天空

这是张艺谋第一次拍动作片,找动作指导成为他最重要的任务,“当决定拍《英雄》的时候,因为是我第一次拍动作片,就问《卧虎藏龙》的摄影师鲍德熹,叫他介绍一个武术指导给我,他就推荐了董玮给我。”拍摄初期的动作场面,都由董玮负责,可是他在风格上跟张艺谋未能配合上,“我对香港武术指导的认识并不清楚,也不知道他们不同的经历和风格,所以犯了这个错误。我也很难决定,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换武术指导),可是风格上跟我想像出来的东西不一样,李连杰也看出来,所以Bill Kong和李连杰就安慰我,拍动作片换武术指导是经常出现的情况,很多动作片都起用多位武术指导,叫我放心。”就这样他决定找十多年前合作过的程小东,“我跟小东在十多年前拍《秦俑》的时候合作过,当我决定找小东的时候,小东刚接了一部电影,正要开拍,我说真的要小东你帮忙了,他也很明白,可是这要跟王晶谈才成,Bill Kong和李连杰就跟王晶谈,终于小东放下自己的电影跑来帮我。”

“可以说他是临时来的,他来到内蒙的胡杨林,第二天就要拍张曼玉跟章子怡对打那场戏,那么重要的一场。可是小东真是了不起,现在这一场动作是影片最好看的一场。”其实香港武术指导都各有不同的风格和特长,程小东讲究画面美感的风格,的确较接近张艺谋。

武者心魂



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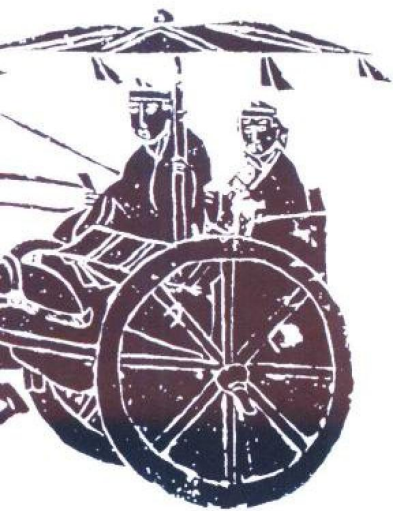


法度森严



场
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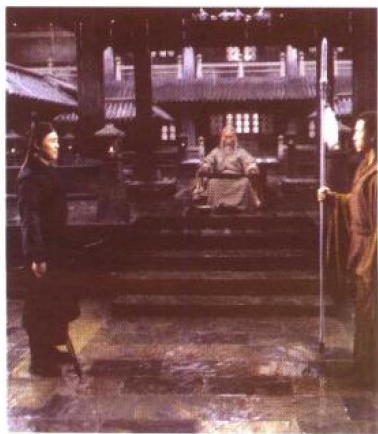
风
格



“影片的第一场打要真的打，要看到两人的真功夫。”

《英雄》除了程小东风格的武打场面外，李连杰跟甄子丹在棋馆决斗那场，却有一种真功夫打斗的实感，这也是影片的第一场动作戏，“把这场放在前头是 Bill Kong 和小东的想法，影片的第一场打要真的打，要看到两人的真功夫。”“长空”原来是由一位内地演员扮演的，后来才换上甄子丹，“这是李连杰和小东提出的，我亦觉得李连杰在片里面的文戏比武戏多，他不够过瘾，要找一个有真功夫的演员来跟他打一场，所以就提了甄子丹。这也是考虑到西方观众，这方面 Bill Kong、李连杰和小东都有拍过西方电影的经验，他们对西方观众的考虑都比我强。”在考虑到西方观众的接受程度，现时影片剪得比较短，“要紧凑，节奏快，不能拖长，否则观众会觉得慢。”除了武打场面外，《英雄》亦有不少千军万马的大场面，“军队要有一种仪仗感、仪式感。”所以影片的军队没有混战，而只有齐整的行军气势，在沙漠的狂风中，军队在风沙里冒出来，庄严而凝重。

影片用了不少电脑特技，这方面的东西对张艺谋来说是新鲜的事物，“我们用了不少电脑特技，开始时我不太懂电脑的东西，后来我慢慢认识之后，便更了解，不应有太多电脑特技的感觉，要写实点儿，电脑的特色不要太突出，好像李连杰和甄子丹对打那场，我要他们的兵器亮一点，初时他们做回来的效果，像发光棒一样，我不是要这些，我只要亮一点点，搞了几次后，他们开始明白我要的东西，但观众不会注意到。”至于九寨沟李连杰和梁朝伟空中决斗那场，两人以内力推动水珠为武器，“这是小东想出来的，可是我想到西方观众看到会觉得好笑，好像打乒乓球一样，所以我剪短了这一幕，只来回打了一次就算。”



高手过招，礼仪周周

The Making of
HERO



英雄之美



摄影
美术
音乐

“几个颜色方面，要准确，我对黑色比较满意。”

动作和电脑特技这些新鲜事情，最后都难不倒张艺谋，而他最强的是摄影和美术方面，这一次他找杜可风来担任摄影指导，“这一次我想找好几位国外的制作人合作，令影片更国际化，虽然我们拍的电影还是给中国人看的。”基于这个大方向，他就找了杜可风这位曾与多位著名华人电影导演合作过、又到过好莱坞拍片的“鬼佬”来担任《英雄》的摄影指导。至于美术指导方面，张艺谋找了两位国内的制作人员霍廷霄和易振洲，两人都是国内著名的美术指导，而霍廷霄更跟另一位中国著名导演陈凯歌当过多部电影的美术指导，包括《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等。张艺谋找来日本著名服装指导和田惠美，倒有些意想不到，“这是Bill Kong推荐的，他说这位女士曾担任过黑泽明《乱》的美术指导，我就觉得这个没问题啦。而这位老太太也十分热心，到西安等地找了很多材料，画了很多图。”张艺谋在服装的要求，不要太古怪，要根据历史取材来设计造形，在颜色上取胜。因此和田惠美从外地买来大量布料，“她在北京近郊的一间染布厂，花了一个夏天，染了几百种颜色给我挑，挑好才染出来。”

影片在画面颜色上，极具风格，每一段戏都有一个主色调，其中秦国的军队及秦王殿的颜色，是黑色的，“几个颜色方面，要准确，我对黑色比较满意。一直以来，我们都说秦国是黑色的，可是我们从来很少把秦拍成黑色，我就要做一个全黑的秦出来。我是来自陕西的，那里的农民穿的就是黑，印象很深。可是黑色最难拍，黑色的宫殿怎样打灯？拍摄方面太难，很冒险。美术花了很多时间去试不同的黑和灰，把宫殿的黑色做出层次来，但又有一种庄严感。”



“他的音乐主题写得很好，很有一种忧伤感。”

除了杜可风、和田惠美外，张艺谋也找来《卧虎藏龙》的音乐创作谭盾一起合作，“我跟谭盾早在他出国前就已认识，那时候我们已经讲过会合作，后来他出国搞的音乐，太前卫了，跟我的电影好像不太适合。可是，到了《卧虎藏龙》，他搞的音乐很好听，对他刮目相看。”因此，张艺谋就跟这位旧朋友联络，谭盾就到北京来开会，“他的音乐主题写得很好，很有一种忧伤感。”谭盾又找日本的鼓童和世界知名小提琴家Itzhak Perlman来演奏，“他找Perlman来演奏，分别用正常的拉法和放松弦线来拉，那种感觉有一种古乐的味道。可是很贵啊，老板可能觉得杀鸡不用牛刀，可是贵就贵吧，要做到最好。”

张艺谋为《英雄》集合了各地人才，拍了一部值得我们自豪的中国电影，而且是一部商业的动作片，“七八年以前，大家都是艺术为先。大陆电影的风气都是谈艺术，还有政治，没有过商业的东西；可是这几年有了变化，大家开始谈商业，概念上有了变化，但这要有一个过程。”从崇高的艺术殿堂，跑到商业娱乐的名利场，张艺谋也需要一个过程，《英雄》确实做到一个平衡，类型的元素和个人风格都混成一体，不可多得。



张艺谋的青春恰好碰上“文化大革命”的骚动，岁月都在农村的田野、工厂的机轮声中消磨掉。磨人的体力劳动之外，张艺谋喜欢玩照相；凭着一辑相片，他在1978年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他走进了另一个文化古城北京，也走进了孕育着中国电影新时代的子宫中。在这个新时代里，还有陈凯歌、田壮壮等年青人。

1984年，广西电影厂拍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另一部是陈凯歌的《黄土地》，两部戏的摄影师都是张艺谋，两部戏都蓄意打破所有传统中国电影拍摄的成规：不对称不规则的构图、大块的留白、实景拍摄、影像沉郁、故事情节简单。

《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一下子便把中国电影的第五代推进国际影坛。1987年，张艺谋从摄影机的镜头后面走出来，用更强烈的影像和色彩拍了第一部导演作品《红高粱》。《红高粱》就像片中的赤焰和烈酒，把张艺谋和第五代导演的魅力倾泻到国内外。柏林电影节把最高荣誉最佳电影“金熊奖”颁给了《红高粱》。

1990年的《菊豆》，1991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了威尼斯影展最佳电影“银狮奖”，而且都获得提名美国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张艺谋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用近乎纪录片的写实手法白描一个农村女人与生命抗争的故事；1995年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拍旧上海金粉繁华背后的阴暗。近年的《我的父亲母亲》和《幸福时光》，则近乎抒情文学的散文，至《英雄》，更加石破天惊，是张艺谋第一部武侠片。

山东人士，十五岁那年离开家乡从军，后来当过图书推销员、文学编辑等。八十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成为中国第一位自由派作家。王斌自电影《菊豆》与张艺谋合作后，由《活着》开始，他便成为张艺谋的文学顾问兼策划，参与多个张艺谋电影的前期创作。此外，他亦跟其他导演合作，也编过电视剧《朋友》等。

1968年出生，199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硕士学位，曾在大学任教，1996年辞去公职，现居北京。出版过小说集《中国故事》等，又写过小说《孔子》、《唐朝》、《审判》等，1997年获首届联网四重奏文学奖。李冯是新一代中国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小说作家的主将。

王斌

张艺谋

李冯

The Making of
HERO